

社社長日記 社社長日記 社社長日記

文／郭東明

圖／慕偉



▲ 68年5月30日

「繆司的夜宴」上，我簽了平生第一紙賣身契，為期一年。

後來，大夥到通化街喝酒，我大概喝醉了，凌晨的歸途，我跟踉的腳步不禁思念着一年後清醒的日子。

▲ 68年6月5日

病房一隅，一個癌症末期的病患因過度的痛苦而掙扎哀號，一旁的護士正在為他打止痛針。

「勇敢些，你會戰勝病魔的。」

我只能在主任查過房後如是安慰他。

▲ 68年6月6日

昨天那個病人死了，聽說半夜裡用領帶結束了生命。

他被病魔打敗了嗎？至少，我不以為然。

▲ 68年7月15日

說好了要分開的。

像往常一般的談天、談笑；像往常一般的喝咖啡、聽歌；而後像往常一般的道再見。

傷心？反正是不再見面了。

▲ 68年8月8日

父親，趁您尚未醒來，我真想偷偷地撕去今天的日曆；因我沒有禮物送您，我且不習慣以世俗的禮物估您的價。

天亮後，當您望着鏡中歲月留下的痕跡，您將如何地想？

一生的辛勞，父親節，您的兒子沒有任何感激的表示。

有時候我甚至寧願不是您的兒子，優渥了上半生，我怕將來面對自己的兒女時，下半輩子會在慚愧中渡過。

▲ 68年8月23日

很喜歡聽阿貓叫「郭哥哥」的聲音，甜甜膩膩地，跟她愛戀Dandy的情感一般惹人憐愛；而Dandy已經有了要好的女朋友。

「休相問，莫相問，相問還添恨！」

阿貓，妳必須學習從感情的泥沼中自拔了；否則，妳要誰同情妳？

▲ 68年9月10日

黑仔提了瓶竹葉青來，還帶了些滷菜，喝酒，我們默默地對酌。

「與人相處是難的，因為沉默很不容易。」

「但和黑仔，我們整晚就只默默地對酌。」

直到酒瓶空了，我們才爬上床，黑仔在快要闔眼的剎那丟過來一句：

「生日快樂！」

然後留我在他低沈的鼾聲裡回想失去的八千多個日子。

▲ 68年9月18日

三更，我在李尋歡的世界裡醒着。

柳聲裡傳來他醉酒的歌聲：

不見意中伊人來，只有縱酒學風流……

五更，闔上書，依然有悠悠的歌聲如是唱起：

我走進

江湖

走不出

江湖

▲ 68年9月28日

父親當了一輩子的好老師。

微薄的薪俸、五個孩子的拖累、早發的華髮……

63年聯考，我的名字出現在師大生物系的

榜單上；我本來也可以成爲一個好老師，一如父親。

我至今猶忘不了父親在往後一年裡逐漸黯淡的眼神，直到我決定重考。

▲ 68年10月1日

詩社的經費：新台幣零元。

傍晚，打電話給中壢當兵的Dandy。

十時，三十張綠鈔已然擺在我的桌上。

深夜，我們躺在牀上，談思維、阿貓、娃娃，沒有人提起還債的日子。

▲ 68年10月5日

20時30分，日新戲院售票口。

我因前面那女孩的偶然回頭而怔住了。

良久，彼此陌生的眼神告訴我她不是娃娃。

指定要她旁邊的位置。

11排6號。沒有人陪她來，輪到我時，我

售票小姐不悅的眼神顯然表明了她的猜測。

「我們剛才吵了一架。」

21時4分，我在回吳興街的22路公車上，

撕碎了11排8號的影票，拋出窗外。

▲ 68年10月18日

五點半迎新，而我3點20分時的心情仍然

陰天。

站在鏡子面前，我不斷要求自己的笑肌收縮、收縮……

我後來打破了鏡子，用粉筆在牆上畫了一個微笑的臉。

▲ 68年10月24日

第一次活動，我站在台上，唸着渡也的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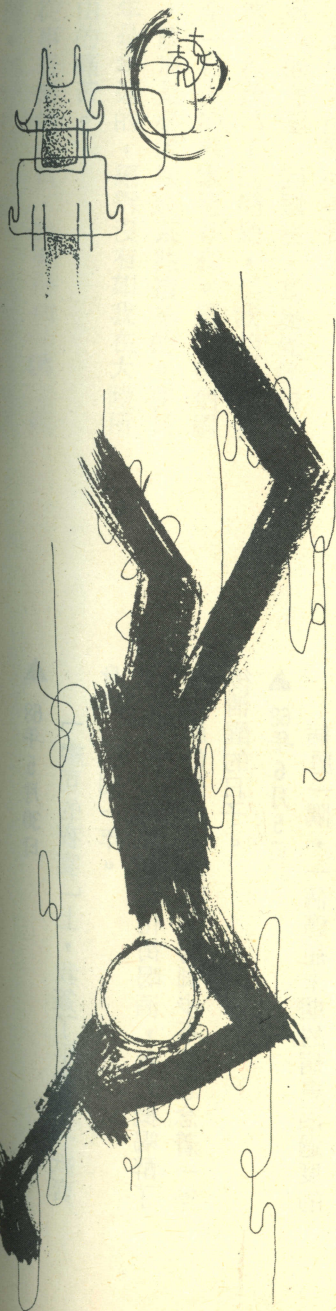
「有一天，我要去住在深山裏，頭上沒有髮，像母親傷心時常憧憬的。我要去的，髮啊！有一天，你們要不要哭泣？你們不可以去寺刹，你們要不要哭泣？」

腦中忽然就溢滿了小貓的眼淚，那總是在我背後偷偷滴落的眼淚。

我如今仍記得，那第一個走入我生命中的女孩，她曾經有一小綰青絲壓在我的枕下……

她該畢業了，或許，也嫁人了吧。

110



▲68年11月7日

風總愛在川堂和我張貼的海報玩大風吹。傍晚，我站在川堂，思索着該如何中止這種無聊的遊戲。

回家的時候，海報板上的圖釘在川堂的燈光下像夜晚天空裡無數閃亮的星星。

三張全開海報，一幅天空；

三盒圖釘，六十顆閃亮的星星。

再見！大風吹。

▲68年11月21日

每當看見浩呆他們在球場上與高彩烈地追打着球時，我之於網球的第三期相思病就又發作了。

而我現在的運動通常是回家用兩手的大姆指做伏地挺身，那可以使我在貼海報時把圖釘釘得又快又緊。

▲68年12月6日

6點10分，2305的燈光像凌晨的星星一盞盞滅去。

有些冷了，北台灣的摺山下，我立在川堂，像蒼勁高林下的一株草，面對不可知的命運；風在廊內刮着，而雨彷彿已淹沒一切。

6點25分，有傘的都回家了，川堂只有我一個人伶仃地面對百米道，如今牠像一條巨大的黑蟒挾着颶颶的風雨，隨時都可以吞噬我；風動、雨動，牠則恆以不動的容顏震懾着我，似乎我只要一步踏出，就會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傘的也都回家了，我還不想走；低頭倚望燈而坐，我像坐在路邊候最後一班車回去。

的人。車呢？甚至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有面前的一場孤單戰鬥待我參加；我可以不用說一句話，只要挺身走完牠，到對面有燈光的店面……

但我真的不想走了，卻有許多話要說，而沒有一個人會聽；甚至沒有人會知道，風勁雨驟，人踪不見的今夜，川堂有一個人，等在路燈一盞盞亮起的百米道前，未曾歸去。

▲68年12月20日

Pseudo 訂婚了，那個和我一樣屬處女星座的，長得像陳美齡的女孩。

晚上，她送喜餅來，且娓娓述說她未婚夫的種種，她應該是得意的。

曾經教會我唱「懷念」的女孩，我是怎麼認識她的？

▲69年1月4日

我並不習慣在書桌上寫一些砥礪自己勤奮向學的字條，也討厭如此。

但如果有必要，我的確可以強迫自己在書桌前從晚飯後到第二天清晨啃一堆枯燥的教科書。

說穿了，益者三友：烟、茶、音樂，如此而已！

▲69年1月15日

今夜捻熄了
一盞熒熒竟也
捻熄了妳

熱情的榴火
恍惚間我憶起
妳灼熱的唇

(戒煙日記)

曾經為了一個喜歡的女孩而戒了一個月的煙，後來，我結束了痛苦的這一個月，也埋葬了一段感情。

▲69年1月24日

凌晨，我疲憊的在書堆裡演算如下的題目，手裡燃着烟：

如果抽一根煙減少十分鐘壽命，如果一天抽十根，如果抽五十年。

電算機上的答案是三·四七年。



我仍舊選擇抽煙。

於是啊，我的盟誓

在X光片子裡

日日加深

▲69年2月20日

大年初五，我和黑仔窩在房裡吃家中帶來的年菜下酒，酒是日本的Akadama，甜甜的，和黑仔現在的心情一樣。

「如果現在就死了呢？」黑仔突然沒頭沒腦的問。

「除了父母，了無牽掛。」

「我一定不甘心的，我剛有了小狗，尚且還沒有愛夠，活夠。」小狗是唸實踐的女孩。

黑仔後來大約把我的心挖出來了。

凌晨4時，他唸着我剛寫好的「蝶戀花」，一面高興地捶我的肩，彷彿詩是他寫的。

我真的沒有牽掛？

▲69年2月28日

淡江葉詩社一個女孩來電話：

「好喜歡你那首『愛的羅曼史』，寫得真好，簡直就是我自己的故事，知道嗎？我整整哭了一個晚上。」

真好？

至於我的詩，黑仔是這麼說的：
和舞會裡的馬子一樣，見光死！

▲69年3月10日

醫院裡的Morning meeting，CRI——連電了我幾個題目，沒有一題是我會的。

我大概已經是如假包換的「電光牌」產品了。

▲69年3月20日

傍晚，到吳興大廈接楊弦。

臨出門時，他再度到房裡問候開過刀不久的母親。

我已不但是欣賞他的歌與才華了。

▲69年3月23日

到今天才發覺，用我破錶的錶扣拆海報上的圖釘，我的速度已經高達一秒鐘一枚。

▲69年3月26日

是誰說過：與鞋子告別是好的，上床之後，是軟軟的枕，是暖暖的被，是無盡的溫柔鄉……

凌晨關燈上床，拉過棉被，只靠鼻子就分出了蓋腳的一端。

我的鼻子為什麼這樣好？

▲69年3月27日

詩的民歌之夜，施惠芳在台上唱「函數」時，我不斷逼自己去想起當初這首詩為誰寫的。

我應該得意於自己的記憶，至少他忘記的不全是愉快的過去。

▲69年4月8日

整夜與浩呆在電話中爭執着，爲了彼此不同的愛情觀。最後他恨恨地告訴我：

「和尚廟都替你建好了，只等你搬進去。」

「也好，我會記得請你來敲鐘。」

▲69年5月11日

Daddy買了一件美麗的睡袍送給他的母親，上面繡滿了粉紅色漂亮的康乃馨，而我只有能力寄回家一張廉價的賀卡。

我唯一覺得安慰的是自己或已逐漸體會出「母親」兩個字的意義了。

▲69年5月16日

胸痛發作時，冰箱裡已沒有了止痛丸，街上的西藥房也都關了門，該死的深夜！

只能不斷地抽煙，睡不着，胸痛的難過無法壓抑。

抽完最後一根煙，我開始喝宜秀從馬祖帶來的天馬酒，比金門高粱還烈的。

我知道酒精的濃度最後會令我頭痛，但我此刻只要忘記惱人的胸痛。

▲69年5月25日

整晚，宜秀畫海報，我在一旁陪着，兩人只是聊天與不斷地抽煙。

後來，我們都沒有嗓子說話時，仍然不停地抽着煙。

▲69年5月30日

繆司的夜宴，近尾聲時，把下一屆社長的棒子交給仁淙，我乃開始思索着今晚稍後是否要喝醉。

而，酒醒了之後呢？

